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出版

雙鵠血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著作者 李 澄 秋

印 刷 者 國 學 書 室

發 行 者 國 學 書 室

上海老旗昌二四七號
大 共 和 日 報 館

版 權 所 有

必 究

特約販賣所

小說

雙鵝血

(李秋著)

梅雨如繩。長夏無俚。小山烟穗。時來醉人。是時憶爲民國元年壬子六月。蓋遙。遙白晝正寂。無聊賴之時也。暇輒絮。絮與吾友陸子蘋香叙鵝娘事。叙至斷腸處。吾兩人遂相對雪涕。緣蘋香曾親見鵝娘。吾雖未見鵝娘而鵝娘事迹又隱觸吾年來綺感。吾寫鵝娘吾心上之鵝娘亦殆將隨吾三寸兔毫吮此縷縷墨痕而俱出也。不然吾非賣小說爲活者豈必掇拾人家閨闥事以自炫其筆墨。然而有所爲而言。其言蓋無所藻飾矣。鵝娘今尙在特不知其流落何所。惜其不多識字。使其多識字或怨吾多事耶。抑將感吾用情之無聊耶。吾書中之事迹既爲蘋香所口述。吾不得不先叙蘋香之爲人。蘋香家世業鹾。自己不事生產。自揚郡光。復後鹾業不振。不得已于役南京。旋又匆匆僕歸里鎮。日與吾促膝。左右竊笑。幾疑有重大事件密議者。其實乃議一極落拓之人。亦即吾書。

中之主人翁也。其人爲蘋香遠姑之子，論戚誼已不通慶弔，徒以同居郡城轉貢于鄉。父母早歿，娶婦韓氏，婦翁列肆沽骨董，以膺鼎易重賞，家頗富有，豔稚亭科名，願以長女妻之。稚亭當時僅爲童子師，以糊口愛稚亭者咸憇憇稚亭，謂婦家雄于貲，他日有所需，不難賴其庇廕。稚亭時年二十四矣，亦急欲覓良姻，遂贅于韓。婦翁對稚亭殊落落，惟婦母極愛憐之。韓貌雖中人，然事稚亭能盡婦道，伉儷亦甚相得，所可笑者，婦除乳名外，更無他名，蓋小家碧玉大抵如此。不似今之女學生，咸有表字也。稚亭以才貌自負，少時亦曾犯不羈風月之地，不能無所流連，惜所歡者及笄，遂殞居常以是快快，既娶韓覺太樸，誠不足盡閨房之樂，暇時輒教以畫靨、匀眉、又戲字之曰：「婉卿！」婉卿有弱妹，無兄弟，故稚亭居岳家之時，雖多不聞有鬪毬之譏者，職是之故，方稚亭初婚，韓氏時韓

之。姻姪爭看新郎。粉白黛綠環繞於前。其實看新郎者皆爲新郎所飽看者也。
稚亭雖作羞態。早流轉其雙眸。作劉摃不視年長者略一寓目。其餘少婦大都
禮粧豔裹點綴華好而已。惟左廂有婦人。雖徐娘半老而風致不衰。婉卿行禮
時呼之以嬪膝。前立一嬌女。眉目秀絕。約十二三齡以來。蓋殊色也。稚亭目有所繫。遂不他矚。耽耽惟注於女郎。女郎似窺其意。牽婦人裾。俛頸作微語。婦人
遂笑。携女郎而出。三朝後。稚亭終不能忘情。一夕坐燭下。戲問婉卿曰。前日客
雖衆。終不愜吾所好。吾所好者美婦人。以卿家婦人皆不美也。婉卿自幼至長。
初未經聞此等狎語。不禁赤其頰。微瞋曰。吾家親戚皆清白閨闥君似不宜以
此見戲。稚亭續曰。然有一女郎。年幼而貌婉麗。以吾度之。是卿姨妹婉卿也。
是吾姨妹耶。吾有二姨長者遠適。餘杭雖吾嘗期彼家。曾無一人來。若三姨者。
並無所出。吾今日安所得姨妹。稚亭笑曰。是矣。是矣。即依汝三姨膝前者。婉卿。

凝神微思恍然笑曰殆垂雙鬟而衣薄羅衫子者耶君眼誠銳彼爲我舅氏所
 出幼常畜於姑家彼所謂姑即吾所謂三姨者也凡親戚中皆譽其美君亦謂
 美則信美矣若其姊則不如稚亭笑曰彼乃有姊胡前日不來婉卿笑曰吾舅
 父謂吾之大表妹年已及笄不合與君相見不得已以其妹來意謂不涉嫌疑
 之地又所以慰姻好也稚亭笑曰卿舅真多心哉又低問曰女郎何名婉卿呵
 曰吾家姊妹惟有乳名君所嗤也彼乳名吾知之吾又何敢以表妹之乳名告
 君彼最覲覩性復傲苟聞之將嬌詛死矣稚亭不敢再問良久默無語嗟乎稚
 亭之年去蘭娘遠矣豈眞涉有狎念苟涉狎念者稚亭殆非人想亦如丐者之
 涉足公園見姹紫嫣紅未嘗不自慚形穢然而私心愛好終出天然正不得責
 其不近人情也雖然佛家懺悔首重色空稚亭以一念之痴遂演出後來無窮
 之悲痛殆所謂自尋煩惱者歟稚亭之岳父韓翁初妻稚亭時殆習聞少年科

第。皆。上。應。列。宿。不。轉。瞬。而。狀。元。宰。相。如。探。囊。取。物。及。習。與。稚。亭。處。覺。稚。亭。亦。了。
不。異。於。常。人。而。飲。食。衣。服。轉。有。時。而。累。及。老。岳。設。非。素。畏。婉。卿。之。母。則。推。而。屏。
諸。大。門。之。外。亦。未。可。知。生。平。落。落。無。所。交。契。以。有。交。契。即。有。飲。食。徵。逐。殊。覺。良。
友。都。非。俊。物。而。獨。暱。其。妻。舅。祝。至。誠。以。两。性。情。如。針。投。芥。也。祝。翁。少。亦。讀。書。
及。老。未。獲。一。衿。其。父。習。賈。置。田。產。甚。夥。祝。翁。有。所。恃。日。惟。坐。食。田。產。已。大。半。屬。
他。姓。而。讀。如。故。知。甥。婿。爲。拔。貢。時。召。稚。亭。相。與。討。論。古。今。書。籍。其。所。言。論。不。外。
朱。子。語。錄。而。又。雜。以。王。陽。明。之。良。知。稚。亭。甚。厭。苦。之。然。以。愛。鵠。娘。故。遂。並。其。父。
不。敢。薄。待。然。最。痛。心。者。屏。氣。忍。息。勉。侍。祝。翁。談。笑。而。終。未。嘗。許。入。內。室。一。見。鵠。
娘。祝。翁。婦。氏。王。爲。人。極。工。心。計。雖。亦。甚。愛。稚。亭。然。以。姑。姑。氏。故。轉。覺。其。彼。得。佳。
婿。又。何。必。過。勞。我。之。齒。煩。然。貌。柔。懦。從。未。肯。忤。人。往。往。婉。卿。赴。舅。家。稚。亭。亦。隨。
之。往。矚。祝。翁。之。不。在。也。亦。時。遁。入。內。室。鵠。娘。姊。妹。初。甚。羞。縮。久。亦。漸。親。狎。不。甚。

避王氏反笑呵其姊妹謂姊夫誠篤又非外人過形疏遠殊非姻姪之道其實
 言論雖如此婉妙而耽耽監察其愛女更較視翁嚴也吾書至此吾不得不叙
 婉卿之三姨矣論小說體裁則婉卿之三姨似爲吾書中之線索特不知當日
 爲三姨者曾否逆料吾今日將爲之立小傳苟預知吾今日將記其事跡於雙
 鵠血中或竟不登場則吾今日撰雙鵠血亦將大窘蓋天下事虛擬則易實叙
 則難也三姨年二十九嫁趙氏夫曰趙任遊幕於浙家無弱小惟三姨居近祝
 以三姨獨處可慮鄰母家俾有所照拂於是三姨夜則歸宿而日就食於祝翁
 性豪邁於婉卿嫁時一見稚亭歸遂笑語阿嫂謂姊家新婿雖年近花信而望
 之常若十七八許膚玉而髮漆寶兒大是豔福得嫁是郎吾昔謂吾家趙任頗
 亦不惡然較新婿直土苴耳倘寶兒容吾與新婿同宿一宵苟索吾命吾亦與
 之言畢撫掌狂笑王氏以指搔臉呵三姨曰痴婢子太弗顧廉恥汝姪在旁竟

作此等讖語。假爲汝兄所聞。恐不許入是門矣。三姨遂斜視鵝娘姊妹。鵝娘之姊。則俯首含笑。鵝娘若不聞者。然三姨一日携素箋。逕訪稚亭。稚亭適午眠於床。聞三姨來。急起相迎。倉卒覓履。不得。大聲呼婉卿覓履。三姨方與婦母對坐。遽笑呼曰。稚亭勿爾。汝自眠我忝長汝。即入汝房。閨好事者亦誰得議。我輕薄言時。又謂婦母曰。大姊覺吾言如何。婦母亦笑。三姨遂起身。窸窣小步。奔入房。閨稚亭極皇。恐初不料。三姨如此親密。適已得履。急目婉卿意似。使其進茶于三姨。三姨笑謂婉卿曰。我不苦渴。正不煩汝。周旋汝房。有筆硯否。稚亭是大楷書。吾有扇乞稚亭作楷。婉卿笑曰。姨乃知彼善書。苟書不工。汚姨扇奈何。三姨瞋且笑曰。噴噴。噴。故是姪女家郎君。曾宴爾。幾日竟公然代作謙語。勿過矜寵。使我齒冷也。婉卿拙於言詞。聆此語羞澀。無似三姨。又謂稚亭。汝勿學彼假惺惺。吾極喜爽直。汝爲我書他日。我綉一幅羅帕酬報汝。婉卿之妹在旁。頗匿。

笑三姨正色呵曰小妮子笑何事婉卿之妹笑答曰吾笑三姨向不能拈針不知此一幅羅帕何時綉得成也三姨亦失笑曰珠兒殆不能替吾捉刀婉卿不禁含笑低語曰人家方絮絮問珠妹乳名吾力守秘密不肯相告今不覺爲姨道破矣言時流盼稚亭稚亭作鬼臉以對婉卿而三姨不知也書旣畢三姨讀之亦能琅琅上口惟別字纍纍而已起立致謝明日復來舉扇中萍字質稚亭謂吾讀如秤而吾家珠兒乃讀如蘋汝公言之究是我誤者抑珠兒誤稚亭笑曰三姨誤耳三姨笑曰我眞誤耶我終不敢信稚亭曰珠妹識得幾字三姨笑曰彼安得謂識字所識之字均爲吾所授不意彼反勝我識得萍字故我不服稚亭笑曰三姨識字多故有時失檢若珠妹僅識此數十字是以不忘於懷其實珠妹何能及姨也三姨大喜益愛稚亭解人祝翁有子曰連科生連科時是歲適鄉試祝翁故取是語以名子年十八不慧祝翁親授之讀終不願讀鵠娘

願讀而祝翁又不肯授在祝翁意以爲女子無才是德而王氏則謂女兒將嫁他姓勸祝翁不必爲人作牛馬鵠娘有時竊執筆作字王氏見則呵斥之稚亭從婉卿得聞是語心竊憐鵠娘而嘆其父母與三姨言又知鵠娘之聰明是時郡中女學校惟駱女士毅貞于春初曾設一女學校于城隅課程亦頗完密惟女教師難得往往代以男子然年齒均高無輕薄之少年以鵠娘之年即任就學正無足慮明知雖懷抱此熱心終不敢向祝翁啟口蓋啓口亦斷無效也百計思索都廢寢食後偵知祝翁性熱中而又好佛閒話時乃故故與祝翁論及時事一日剛叙及國家設立女學之原因祝翁便哮怒謂不意朝廷乃有如此政體稚亭遂乘勢進言曰翁勿爲不情語朝廷亦大有苦衷相傳今太后一夕夢女冠數百人捧極莊之菩薩逕坐宮榻責太后爲女身而不知爲女子謀幸福太后大驚問幸福如何菩薩便告以女學校之制度太后醒覺所見之善

薩與宮中所供之水墨觀音無異故有是詔命祝翁皇然曰然則菩薩尙以女學爲可老夫向鄙女學以後轉不能過事誹謗以怒菩薩稚亭笑曰此種無稽之談却亦未可遽信特太后恐民間尙有不信從以自桎梏其愛女者又懸一獎勵謂苟有使愛女入學其翁得賜舉人畢業後再賜進士母之花誥與翁同級祝翁笑曰果如爾言吾有兩女行將使其入學爾勿疑老夫戀戀于虛名不過使小妮子輩不至有向隅之歎耳言畢又搔首曰惟聞吾郡女學多以男子爲教師此殊不便稚亭曰第二妹年稚似尙不妨祝翁曰僅使一女入學其贈封不至增減否果如是者即請爾爲老夫謀之稚亭得祝翁是語喜出望外歸家促婉卿明日急赴舅家一行持吾言以告珠妹謂吾爲彼盡瘁其心力婉卿笑曰君亦大是奇幻吾家亦有二妹不聞代爲謀而轉謀人稚亭乾笑曰卿勿見怪岳翁爲人卿寧不知吾苟爲是言卿能保岳翁之必聽乎吾生平不打诳

語。今日爲珠妹。蓋幾番顛倒黑白矣。卿告珠妹我立赴駱氏學校與毅貞女士接洽。吾知彼校學生不多。不患不收錄也。次日甫破曉。稚亭以足蹠。婉卿使醒。婉卿揉眼笑曰。君一夜殆未眠耶。稚亭亦失笑。起而梳洗畢。日猶未升。相對坐待僕婦不敢呼喚。以昨夕岳翁在家宿也。良久稚亭目送婉卿登輿。然後經道自家之私塾。塾設街東關帝廟中。地址頗寬敞。有花木之勝。平時入塾。諸生已齊集。今日固寥寥也。稚亭略代諸生講誦。逕忽來訪駱女士。毅貞爲鶻娘介紹入學。叩門。閨人出應客。稚亭便詢校長。閨人答以校長昨渡江至省城提學使處磋商。校中當年經費。謂有客相訪。請逕與校長之族弟曰子瀟者接洽。稚亭頗失望。然此來不過介紹學生。旣有人接洽。則亦不必定俟校長便出。名刺使閨人持入。已遂鵠立候於門側。陸續遂見諸生抱書入校長者。不過二十餘幼者。年略與珠娘等。均細腰垂辯。天足娟然。惟貌皆中人。良不及珠娘。遠甚。使

珠娘入與儕伍。幾如鳥中鸞鳳。花裏蕙蘭。定使見者神醉。苟詢其氏族。知爲倪稚亭妻之表妹。惜吾者不得珠妹爲妻。而羨吾者應亦羨吾。猶得因妻而親近芳澤。即今日爲其介紹之人。他人安敢冀是。是即吾之榮幸。已凝思至此。覺身體愉快。面揚揚。有得色。良久。閨人出辭客。曰客請以暮來。駱先生固通宵不寐也。稚亭快快。日銜山。乃是其盥洗之時。入夜亦不嫌遲駱。先生刻甫就枕。紅得已。仍返私塾。午飯解館。卽馳入祝翁家。見婉卿正與鵝娘並坐。王氏及鵝娘之姊部署盤箸。意似進膳。王氏笑曰。甥婿來大好。剛值午餐也。鵝娘亦起身笑呼曰。大哥。稚亭覺今日香口之吐囑。迥異平時。平時雖亦見呼。豈如今日之清脆。知婉卿爲吾叙功也。乃磬其腰。親密以答。之方擬與鵝娘問答數語。王氏又笑曰。多謝費心。乃爲珠兒謀入女學。吾家最味時務。曩擬不願女子識字。不謂珠兒之父乃忽變其旨趣。竟肯放任珠兒。吾適同甥女言。甥婿功名中人。

亦以此事爲然。或不差池耳。稚亭肅然答曰。此事詎容差池。因今太后之詔命。
舅母試思太后爲何如人。不遵太后而誰遵耶。言未畢。庭外有人笑語而至。且
行且呼曰。太后耶。太后宮中尚有無數面首。如其遵之必先偷漢王氏聞聲知
爲三姨乃笑曰。瘋婢又至矣。屋中諸人咸起迎迓。三姨一見稚亭便前來。携手
笑謂不審汝等所議何事。乃談及太后鵠娘之姊。乃略告以其妹入女學事。三
姨驚曰。不誑吾耶。吾久蓄是志。趙任他出苦無商榷。姪女入學稚亭奈何不爲
吾介紹。言時流盼稚亭嬌瞋殆布滿粉面。稚亭笑曰。姨曾未一言。吾又非姨腸。
胃中之蛔虫能預卜姨之心事耶。三姨瞋曰。吾之心事汝弗能卜。珠兒汝又安
信。必肯入學者便瑣瑣。如是稚亭頓足曰。姨眞難纏。午膳後定爲三姨介紹於
該校。珠妹得良伴。益可使舅母放心。特患姨岳歸來。或怪吾多事耳。三姨至是
乃轉瞋爲喜。又牽鵠娘纖手絮絮與論讀書事。稚亭午膳畢。笑起身謂鵠娘曰。

吾爲妹去來。鵝娘不禁紅暈兩頰。含羞不語。●●●●異哉。此等語初不涉狎。娶乃世間一般女兒家。往往便作此態。眞桃花臉薄哉。稚亭延至日落。復至學校。乃遇駱君子瀟。嗟夫。駱君子瀟耶。斯固吾雙鵝血中極得意之人。而又吾雙鵝血中極斷腸之事也。讀書諸君其注意焉。稚亭隨闔人入幾重門闥。經過校室。音響沈沈。蓋校室苟不值上課之時。囂塵都絕。步入一室。煤燈熒然。室設餐桌。滿覆白布。旁列螺甸藤椅。約八九張。壁間遍懸西洋風景。時鐘微音。嘡嗒。更不聞人聲。閨人延稚亭坐。自乃行近左首室門。呼曰。客來。稚亭便聞床間有人從喉中斷續作答似揚復抑。不甚明晰。閨人旣出。一少年跋履披長衫出房。一手猶向襟側。撈摸知衣鉗未全扣也。見稚亭便笑。問曰。客何姓。稚亭具答姓名。復問曰。足下想是子瀟先生。生子瀟笑曰。然。家姊有要公渡江。閨人想已轉達先生。聞先生爲介紹女學生而來。兄弟可爲家姊代表。敢問此女學生屬先生何人。

先生告弟以姓名填入證書。家姊返校想極表歡迎稚亭當子瀟言時已略得子瀟之爲人面狹長深白左牙嵌以金齒其餘亦甚焦黃不知者將疑其悉爲金也扣衣之指膏厚如錢顯露吸烟之標幟長衫則爲芙蓉羅惟摺疊如紙更無兩指寬之舒展地步膝以下不甚辨以室中燈光熒熒也子瀟方言時即從席布下抽取一張方紙更至房取筆硯舉動甚遲滯稚亭握筆按紙三姨之名因代書箋扇猶憶其爲敏琴及書至鵠娘幾皇恐失措蓋婉卿曾言表姊妹咸無名字惟妹乳名珠姑因時機倉猝未暇與祝翁提議及此萬無逕書乳名之理偶一凝思便爲鵠娘擬名曰文鵠且竊笑婉卿爲吾妻吾爲擬名不料又爲珠妹擬名即此文鵠兩字已不啻獲占珠妹之幸福固知世間男子苟其甘爲女郎效犬馬則此等無形之便宜亦往往若酬以特贈多情者安得不爲情死也哉諸君須知吾書開首即曰鵠娘鵠娘者乃吾著書者事後追叙之詞其實